

红色交通线

袁 静



紅色交通綫

袁 靜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1931 年以後，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猖狂進攻和工農紅軍在反“圍剿”中的節節勝利，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部長篇小說即以 1933 年的川陝地區為背景，着重地描寫了我們的地下工作黨員怎樣分析、綜合當時各種社會力量之間的複雜矛盾，抓住其中最本質的一面，促使它們加深或轉化，終於克服了重重困難，開辟了一條從白區向蘇區秘密輸送物資的紅色交通綫。同作者其它的小說一樣，這部長篇也採用了我們民族文學中某些傳統的表現手法，並且注意了通過曲折動人的情節塑造人物的性格。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 22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

七〇一工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售

*

字數 160,000 開本 350×1168 耗 $\frac{1}{32}$ 印張 6 $\frac{15}{16}$ 插頁 4

1959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59 年 11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數 30,001—250,000 冊

目 次

引子.....	1
第一回 难忘的会见.....	7
第二回 綾書.....	17
第三回 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	27
第四回 行路难.....	37
第五回 森林之夜.....	45
第六回 綠江洞.....	54
第七回 盘查.....	66
第八回 娃兒也認得他.....	74
第九回 鋼鉄战士.....	88
第十回 香姑娘.....	97
第十一回 爱情.....	109
第十二回 “陌生人”.....	121
第十三回 紅軍代表.....	135
第十四回 秘密交通站.....	146
第十五回 紅軍来接貨了.....	155
第十六回 夹道中的出路.....	165
第十七回 絆脚石.....	173
第十八回 在秘密的山洞里.....	183
第十九回 定計.....	190
第二十回 熱鬧的婚礼.....	198
尾声.....	214

引 子

一九三三年，一个春天的早晨，西安城外通往終南山的大路上，四个騎馬的軍人向南馳騁着。在起伏的原野上，随着他們的馬蹄，卷起一陣陣乾燥的黃沙土，象烟霧似的飛揚起來，又輕輕落下去。前面的兩位軍人顯然是軍官，一老一少，背着兩支漂亮的獵槍，座下兩匹駿馬大撒歡地跑起來，慢慢把后面的兩個護兵丟下來了。快到牛頭山時，那青年軍官輕輕踢一下他的“菊花青”大馬，把繮繩往懷里一拉，趕上長者，兩個便并轡而行。

這時候，南方已經春暖花開，芳草萋萋了；可是在西北，春天來得晚。遠處山頭還有隱隱約約的積雪，乾枯的樹枝，在寒風中搖曳，好象在索索發抖，路旁都是荒草蒺藜，偶然出現一片松林，總是伴着陵園公墓。一眼望去，不見一個人影兒，只有樹枝上的寒鴉，看到這伙罕見的行人，發出幾聲哇哇的乾叫，驚慌地拍着翅膀飛走了。

那青年軍官穿着一身棉軍裝，外罩着一件黃呢軍大衣，穿了一雙高腰皮靴。雖然他薄薄的嘴唇上還沒有生出鬍鬚，身材却很魁梧。寬寬的額頭給棉帽子遮住了，帽沿下一雙眼睛奕奕有神。他側轉頭去，看見護兵在后面遠遠跟着，料想他們听不見，就望着長者，眼睛里流露出熱情的期待，低聲問：

“杜先生，事情怎么样了？”

杜先生戴着三塊瓦的狐皮帽子，穿着皮獵衣，馬褲長靴，尖端向上翹起的大鬍子黑黑的，修剪得很整齊。他蹙起眉頭，故意大聲說：

“上山去吧，山上可能有野兔，說不定还能找着狐狸。”

說罢，作了个眼色。机警的青年軍官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回头对那两个护兵高声說：

“你們就在这兒等着吧。我和总參議到上面去打猎，人多了，怕惊走野物。”

兵士勒住繮繩，他俩便踢踢馬肚子，往山上去了。

这青年軍官，名叫吳智，在西北軍一个軍部里担任参謀的职务，实际上却是个共产党员，在党内最机密的軍事情报系統工作。那位杜先生杜彬是西北軍的总参議，过去是师大学生，思想比較进步，和吳智很談得来。他俩摆脱了随从人員，沿着逶迤的小路上牛头山。牛头山是个小山，山上青翠的松林环抱着牛头寺。他們下了馬，从这里远望終南山，群峰迭翠，林木蓁蓁，云雾繚繞着山腰，非常秀美。几个月以前，中国工农紅軍第四方面軍从鄂豫皖苏区撤出来，在西征的途中，就曾經出奇制胜，打垮了西北軍楊合林的一部分軍隊，突然占領了西安近郊的子午鎮，在这終南山上插起了紅旗。而神奇的紅軍，在消灭了尾追的敌人之后，忽而揮旗南指，不久，就在川陝边境站住脚跟，建立了川陝根据地。

紅軍的胜利，使敌人大为震惊。反动头子蔣介石赶紧派他的嫡系胡宗南匪部入侵到甘肃、陝西；为爭夺地盘打了几年內战的四川軍閥队伍，也暂时停止混战的局面，声称要合力围攻紅軍；西北軍事实上也处在和紅軍作战的邊緣上。这些地方部队，尽管他們内部和彼此之間为了爭权夺利，貌合神离，矛盾很深，可是当紅軍威胁到他們本身生存的时候，都接受了蔣介石的命令，在軍事上，对川陝苏区采取了包围的形势；在經濟上，采取了严密的封鎖政策。这样，西北和四川，就形成了“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

党給了吳智一个特殊的任务，要他通过杜彬和西北軍將領楊合林的私人友誼关系，劝說楊將軍对紅軍暗地里采取中立态度，并且，利用这一上层关系的掩护，爭取打通白区党和紅四方面軍的关系，以便給英勇的紅軍和苏区人民以直接的支援和幫助。杜彬对于蔣介石消极打日本，积极打內战的政策，早就怀着强烈的不滿，一听到吳智的倡議，就非常贊同。他秘密地和楊將軍談了几次，这一回就約好吳智到城南牛头寺来，以打猎为名，暗里商量这个机密的計劃。

到了山上，他們下了馬。这兒果然十分幽靜。只有偶然听到几声啄木鳥发出“咄！咄！”的啄木声和輕輕的松涛声。他們把馬拴在树上，也不去庙里游逛，也不游覽风景，只是踏着松針落叶，沒有目标地漫步而行。杜彬說道：

“吳智，我把咱們商量的那个計劃和楊先生談了几次。第一次，他一听说和紅軍互不侵犯，采取中立态度，很吃惊，反复問我：‘我們敢这样做嗎？’我就說：‘事在人为！蔣介石政府懷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早就失去民心。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矛头已經指向华北，大敌当前，国难深重；老蔣却調兵遣将，发动几十万軍隊打內战，剿紅軍。不要說全国民众怨声載道，就說我們部队吧，也是軍心动搖，惶惶不可終日。老实說，我們杂牌軍要是沒有紅軍在那兒牵制蔣介石的軍隊，我們早就給老蔣收拾乾淨了。’”

“你这話可說到他心坎上啦！”吳智笑着說。飞快地望了杜彬一眼，急于想知道下文，便問道：“后来呢？”

“他很动摇。你知道蔣介石和楊將軍的矛盾，可以說也是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我告訴你一个秘密：楊先生給老蔣送錢送礼，得到他的默認以后，买了一批軍械，想弄个小規模的制造軍火的兵工厂，誰知道这些軍械运到半路都发生了問題。老蔣要了个流氓手段，密令他的心腹刘峙扣留了第一列車；又密令他的

爪牙顧祝同扣留了第二列車。楊先生鬧了个两手空空，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老蔣還派顧祝同去駐守潼關，放了个行營主任，這明明是往我們西北橫插一條腿嘛，楊先生還不明白他的用意何在么！”說到這兒，他頓了一下，又壓低嗓子說：

“最近老蔣又來了个密電，電報上說：‘徐向前殘部有竄甘肅模樣，即令孫部移駐天水，以便截擊。’你看，馬上就要把我們趕到前綫去了！”

吳智听了，又緊張，又激憤，兩道濃眉擰在一起了。“和紅軍作戰”看來是不可避免的；可是，這是多么可恨的事呀！真槍實炮不對着日本鬼子，倒打自己人！他以激動的語氣對杜彬說：“老蔣好毒辣！叫我們去打紅軍，替他背黑鍋，倒行逆施，不是全國民眾唾罵我們么？再說，如果我們得了勝利，那是老蔣的；如果陝軍遭到失敗，那正好達到他消滅異己的目的，豈不是讓他們坐收漁人之利么？楊先生對這件事有什麼反映？”

杜彬站在松樹底下，一只手叉腰，一只手指着遠處雲霧環繞的終南山，含笑地說：

“紅軍的威名，楊先生是領教過了。上一次打到終南山，不是來到他眼皮子底下了么？我們這個部隊，誰甘心情願地跟紅軍碰呢？楊先生懂得這個，所以老蔣這麼一逼，倒把他逼得心活了，我們的計劃也就有了成功的苗頭。下一步，我還要和李軍長談談。他現在正要開到前綫，直接和紅軍打交手仗了，如果能得到他的贊同，那就更有把握了。”說到這兒他轉過臉來，眯起眼睛瞅着他的年輕的朋友，慢慢地說：

“吳智，咱要和紅四方面軍取聯繫，是到上海找共產黨中央呢，還是直接到蘇區？這個問題請你考慮一下。還有，要是到蘇區，一路上要通過土匪、民團騷擾的混亂地帶，還要通過紅軍游擊區，才能到達蘇區。要找一個忠實可靠、胆大心細的人挑這個

狙子，这个人可以找到嗎？”

吳智看到計劃已經有了眉目，心里暗自喜歡。大鬍子杜彬可真是不錯，他誠心誠意要把這個有歷史意義的革命工作搞好，是可靠可信的。然而，他究竟是個進步的群眾，不是同志，當然不能把自己是個共產黨員的身份暴露給他；而且，他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到底如何跟紅軍搭上鉤，這還得請示黨的負責人，自己也答不上來。因而，他籠統地、含糊地說：

“杜先生想得真周到！我看，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杜先生和上面談好，能夠得到他們的同意和批准，這些問題都好解決。西安是西北重鎮，少不了有共產黨的地下組織，安心找總能找到；就是直接到蘇區去，也不是攀登青天，沒有什麼了不起！”

“老弟，上層活動我負責，這些問題交給你，到時候，你可不要拉稀啊！”杜彬捻着他的黑鬍子，半開玩笑地說。

“放心吧，杜先生！國家處在這樣生死關頭，如果有我出力的地方，我吳智義不容辭！”

杜彬聽到小伙子赤誠、慷慨的剖白，望着他振奮的、年輕的臉，點頭稱贊道：

“吳智，你真算得是敢作敢為的好男兒。青年人要是都有你這一片愛國心，祖國何愁沒有獨立、興盛的一天！我很快就要走了，你們大概也會很快地開拔，你要早做準備，不要臨時措手不及！”

“好。”吳智應着，許多問題奔向他的心頭。形勢是急迫的，時間是短促的，要想打通西北軍和紅四方面軍的關係，給紅軍造成有利形勢，這個任務有多么艱巨啊！他默默無語地沉思起來了。

大鬍子卻向他做了個手勢，迅速地給獵槍壓上子彈，象是一

个有經驗的獵手，彎着腰，蹣手蹣腳地向山坡下面一帶低矮的灌木叢走去。吳智只好也壓上子彈，跟着他。走不多遠，就見樹叢里，花麻麻一群山鷄在啄食。他們也不瞄準，舉起槍就打。

“砰！”“砰！”兩聲槍響，幾乎同時發出，震動着這寂靜的山林。一群受驚的山鷄，忽刺刺飛起來，朝着山下平坦的田野飛去。他們急忙向那灌木叢跑過去，尋找他們的獵獲物……

太陽出山了，她驅走了天空的陰霾，用溫暖的手，撫慰着大地。這荒涼寒冷的郊野，頓時顯出了生氣。四個騎者循着原路向回走。馬蹄踏在乾燥的土地上，依然卷起一陣煙霧似的塵土；只是兩位軍官的馬上，挂了几只野物——華麗的山鷄和灰茸茸的野兔，鮮紅的血還在往下滴着。

第一回 难忘的会见

下午，时鐘指着正五点的时候，西安中山路盛錫福帽庄里走出一个青年軍人。他一只手拿了一张西安文化日报，一只手拿着一个苹果，沿着馬路悠閑地往北走去。

他正是共产党员吳智。在这兒，他将和一位沒有見過面的、党的負責同志接头。他将获得寶貴的指示，获得前进的力量、勇氣和信心。他的內心很激动，可是表面上，他东瞧瞧，西望望，还吹着口哨，那份吊兒浪蕩的样子，真好象是个飽食終日、懶懶散散的軍官。

昨天早晨，他和杜彬在郊外会面以后，知道部队很快要移防了，他不敢怠慢，早飯都顧不上吃，馬上到西安“文化日报”社的宿舍去找宋仪云。宋仪云是报社的編輯，也是他的入党介紹人。当吳智跟随部队来到西安以后，曾經給西安“文化日报”投过几篇稿子，对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軍官們的腐化墮落，以及社会上的种种黑暗，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字里行間，流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宋仪云看了他的稿子，发现他是个很理想的对象，便有意識地、积极地接近他，了解他，培养他。当他們比較接近，可以随便談心的时候，吳智常說：“我对老蔣有先天的仇恨；对紅軍有先天的同情！”老宋就給他指出来：这个“先天”，其实不是从娘肚子里帶來的，而是有它的历史根源和階級根源哩。

原来吳智是通县人。爷爷扛了一輩子的长活，父亲給人家赶大車，一家人省吃俭用供他讀私塾。虽然他从小聪明，讀四書

一天能背四十行，还要看許多“七俠五義”、“小五義”之类的“閑書”，可是因为家里穷，讀了三年就退了学，父亲把他送到北京瑞香楼当学徒，学做香蜡、肥皂和胭脂、粉。他爱看書爱得入迷，常常一面干活，一面偷着看書。結果被那大胖子掌柜的发现，就把他辞退了。后来，父亲又把他送到一家金店当小厮。金店掌柜的是个大烟鬼，尖酸刻薄，爱財如命。他給小吳智两个銅子兒，又要打醬油，又要打醋，还得饒人家一点香油。他到澡堂洗澡的时候，时常偷人家一条手巾，或是半块肥皂，掖在腰里带回来。有一回，他抽足了大烟，背着手看小老婆打牌，十三岁的小吳智給他端茶，他指手划脚地自己碰洒了茶，却提起文明棍要打吳智。小吳智可不含糊，睜大了圓眼睛，二話不說，拿起那茶杯，照他脸上摔过去……这一摔不打紧，大烟鬼趁此机会扣了他全年工資，又把他轟了出去。小吳智回家，向父亲哭訴，父亲反罵他不学好，沒出息，打了一頓，又把他送給一个开肉鋪的大流氓提夜壶……

他經常在半夜里流着眼泪想：“为什么穷孩子不論到哪兒都要挨打受气，沒有一个說理的地方呢？”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有时也幻想着：“要是我能象小說里的俠客那样，嘴巴里吐出一道白光，白光里有一把宝剑，那有多好啊！我一定要把香蜡店的胖掌柜、金店的大烟鬼、肉鋪的大流氓統統系死，把他們的脑袋割下来当皮球，当夜壶！”可是幻想到底是幻想，他的嘴巴里总也吐不出白光。相反的，因为說話頂撞了掌柜的，这孩子反被大流氓脫下褲子，打了一頓屁股，又給赶了出去。

这一次再也不敢回家了。恼怒之下，跑到南苑去当兵。那时他只有十六岁，好在他个子长得高，多报了两岁，馬馬虎虎地就算把兵当上了。他想：当一个报效国家的軍人总要比学徒强吧？其实当兵也不善，整天扛大枪，一二三四，枪上肩。十冬腊

月手裂了大口子，肿多高，烂得淌脓淌血，留下的伤疤，一辈子也掉不了。攀杠子，手稍微湿一点，就被粘在冰冷的铁棍上，连皮也粘下来；立正的时候，腿稍微弯一点，官长的大皮靴就狠狠地踢了上来……这样，整整踢了他好多年，由于这些军阀部队正在拼命扩充，新兵不断地往里增添，老兵就逐步熬出了头，他这才从一个挨打的士兵，一步步提升为一个军部的参谋。几年来，他在各种腐败的军队里混过，可是他总是抱着“洁身自好”的宗旨，不嫖不赌，连纸烟也不抽，就是喜欢看書。看書也沒个标准，捞着什么看什么。读了“黑奴吁天录”就对林肯崇拜；看了反动的“新俄回想录”心里又怀疑：“如果苏俄共产党那么坏，为什么老百姓拥护它，跟着它走呢？”周围的人，誰也解答不了他的問題。

以后，到了陝西，知道我們中国也有共产党了。他从一个参谋的手里搞到許多查禁的刊物，什么“地球”、“国际月刊”、“人言周刊”，越看越有味兒，思想上起了不少变化，認識宋仪云以后，自然而然地，很快就接受他的影响，成了莫逆之交。吳智一有空就跑去找他，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問題：

“老宋，什么叫做苏維埃呢？”

“苏維埃就是工农兵代表會議，是工人农民兵士掌握政权的一种形式。我們鬧革命就必需夺取政权，一切要人民自己当家作主。”

“鬧革命也有我一份兒吧？我是农民出身，当过徒工，提过夜壶，扛过枪杆，我能不能参加革命呢？”

“当然能嘍。虽然你当了軍官，可是士兵的本質沒有变！”

这样，年輕的吳智，眼睛一天天亮起来了，那些乱七八糟的書籍帶給他的混乱思想逐渐澄清了。他秘密地参加了党，在宋仪云的“个别领导”之下，满怀热情地完成党交給他的艰巨任务。他在旧军队混得很熟，脑子又灵活，胆兒又大，能經常做出一些

出色的成績。比如有一次，他經過細致的偵察和布置，趁參謀長出去打牌的當兒，闖進這個法西斯分子的房間，用自己配的鑰匙，打開他的箱子，把里面的機密文件都翻看一遍，回來給黨寫了一份重要的情報。

昨天早上，他見到宋儀云，把杜彬談的情況一彙報，宋儀云覺得必須立刻向上海派來的一位領導幹部老王同志彙報，研究以後，再給他回信。晚上，他們又第二次見面，宋儀云告訴他，老王同志要和他當面談談。約定今天下午五點到五點一刻在這一段馬路上碰頭。但他倆誰也不認識誰，怎麼辦呢？就規定個暗號：吳智必須一只手拿一份西安文化日報，另一只手拿一個蘋果；對方的手里，一定提一盒點心。見面之後，對方先問：“表弟，你到哪儿去呀？”吳智必須回答：“我打算去‘阿房宮’看個電影。”對方就要說：“別去了，我有兩張戲票，跟我去‘易俗社’听秦腔吧。”這樣，關係就接上，可以隨便談話了。吳智把暗號牢牢記在心上，他倆就分手了。

吳智在馬路上一面吊兒瀟灑地走着，一面默默想着暗號。大約走了五六分鐘，迎面走來一個中年人，穿着深灰色長袍、藏青色的舊呢大衣，戴一頂呢子帽，圍一條黑圍巾，手里提着個點心盒子，盒子的上邊還壓着一張“稻香春”的紅紙招牌。吳智心里緊張起來了：大街上提着點心盒，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呀，會不會是“他”呢？正在遲疑間，那人快走几步，笑咪咪地點頭招呼說：“表弟，你到哪儿去呀？”吳智趕忙回答說：“我打算去‘阿房宮’看個電影。”那人上來拉着他的手，親切地說：“別去了，我有兩張戲票，跟我去‘易俗社’听秦腔吧！”吳智心里可樂了，彼此會心地一笑，他就跟着那人鑽進一個小胡同。

“你是老王同志？”到了小胡同里，吳智還有點不放心，小聲地問。

“不錯。你是吳智同志吧？”

“對對對。”吳智心里好喜歡，就象身上通過一股暖流，直覺得熱呼呼的。

“咱們得找一個清靜的地方談話。”

“到哪兒去呢？”

“去吃飯，我領你到一個好地方，我請客。”老王同志活潑地眨着大眼睛，好象在和一個熟朋友講話。

“不，你是我的‘表哥’呀，再說，我還有薪金！”吳智受了他的感染，也不那麼緊張了。

兩個人都輕鬆愉快地笑起來了。拐了兩個彎兒，到了一條小街，老王領着進了一個飯館，揀了一個單間。這小屋真是個好地方：離別的屋子遠，又是磚牆，不傳聲。有個綑着彈簧的破風門，從那破洞里能看見外面，從外面却望不見里面。他倆都沒有酒量，胡亂要了兩碟涼菜，一小壺酒，三大碗牛肉泡饅。伙計送來現成的酒菜，就退出去了。

老王同志閃着和善的大眼睛，笑咪咪地望着吳智，低聲說：

“老宋同志把情況都向我講過了，雖然你入黨的時間不長，可是進步快，工作積極，有獨創精神，上海組織來信，還表揚過你呢！”

吳智听了，從心眼里感到慚愧和不安。他是個爽朗的人，特別是对着上級領導幹部，自己恨不得把肚里的話，一古腦兒倒出來。他感慨地說：

“我只恨我覺悟得晚，在舊軍隊里混了那麼久，走南闖北，浪費了多少青春和精力，無非做了軍閥爭權奪利的工具。可是我有什么辦法呢？身為軍人，在這國難當頭的日子里，上不能為祖國出一把力，下不能為黎民百姓做一點好事，心里是多麼苦悶和煩惱啊！”他動了感情，眼里閃着淚光，更激昂地說：

“我找到了党，看到了真理，中国有救了，老百姓有救了！老王同志，說实話，我老早就不願意在这个腐敗的旧軍隊里混事了，党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我就是粉身碎骨，也甘心情愿！”

老王同志也是一个爽直的人，他看到这位青年同志有朝气，有干劲，可是还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含笑地說：

“老吳同志，你的决心和信心都是很可貴的革命品質。我們鬧革命，要掙脫千百年的奴隶枷鎖，要給四万万同胞打开一条生路，正需要无数不怕任何困难、勇于牺牲自己一切个人利益的战士；可是你为什么要有离开軍隊的想法呢？”

“为了革命，为了更好地干革命工作呀！”吳智給他問得有些惶惑了。

“不，恰恰相反，”老王眯起眼睛，給他打着有趣的比喻，“你要爱护你的公开职务，因为它好象是个蝸牛壳，有了这个壳兒，你就有了衣裳，有了房子，要上陆就上陆，要下水就下水；沒有这个壳兒，要想在白軍部队里搞工作，有多么困难呢？你沒有一个藏身之所，就沒法施展你的活动能力，也就做不好革命工作了。你說对嗎？”

吳智笑了，信服地連連点头：

“对，对！老王同志，你对我的工作有什么指示，你就只管說吧！”

老王不回答，用閃动的眼睛，調皮地眨了几下，就大談起电影片子。吳智馬上听到了脚步声，从风門的破洞望出去，果然有人来了——是伙計端来了热汽騰騰的牛肉泡饅。吳智也跟着老王的話头，随口瞎扯，一直扯到伙計退出去。

老王同志听听沒动静了，这才压低嗓子，告訴他江西紅軍在毛澤东同志领导下获得巨大胜利的消息，又簡單地講了一下当

前的政治形势，分析了紅軍为什么能在强大的“围剿”中获得胜利，末后归結到，要尽一切努力支援紅軍。他說打通西北軍和紅四方面軍的关系，这个工作非常重要。講到这兒，他解开那包扎得整整齐齐的“点心盒”，里面却根本没有点心，他取出一小张紙，紙上是油印的秘密文件。和別的党内文件一样，那刻蜡板的同志用高度負責的精神和熟練的技巧，刻出来的字又小，又整齐，又清楚。吳智仔細一看，原来是中国工农紅軍的一月宣言。宣言上說，在停止进攻紅軍、保証人民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的条件下，紅軍愿与各軍队停战議和，以便共同抗日。宣言的文字簡練、明确、有力，代表了千万人民的声音和要求。吳智捧在手里，仔細讀了两遍，才还给老王，兴奋地說：

“老王同志，要是能实现宣言里的内容，意义有多大啊！从我了解到的情况看来，西北軍的首領和老蔣的矛盾很深，他們也很怕和紅軍作战，如果打通了关系，双方成立某种默契，并不是不可能的。”

“对，哪怕是暂时的默契，也是好的。不过，到苏区去的意义还不只是这个，更重要的是借着他們需要派人到苏区的机会，利用上层关系的掩护，争取給四方面軍秘密地搞一些情报、物资。吳智同志，我們白区党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給我們英勇的紅軍和苏維埃政权以实际的、有力的支援。这个工作太重要了！你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可以接受这个重大的任务，到苏区去和紅軍联系呢？”

老王同志目光炯炯地望着吳智，期待着他的回答。吳智毫不猶豫地說：

“用不着考虑，老王同志，我老早就有了精神准备。我在陝軍部队的時間比較长，我的政治面貌完全是白色的，部队的头兒很信任我，把我当成他們的自己人。如果他們要派人去苏区，最